

書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至篇末

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

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

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

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干王屋。流為鳥

剽音標
傳去声

司書泰誓上

卷四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武之數紂也。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有行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泰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二月爲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
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
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
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
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友

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

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

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

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長上吉
爲吉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在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今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卽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劓剔孕婦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洹。紂反

炮烙音
袍洛謚
音密

祗音岐

月三
跋。班縻反。剗空胡反。○沈酒。溺於酒也。冒色
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
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
在。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剔。割。剗
也。皇甫謚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
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
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
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
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
得。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之。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悛。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
併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特音全

長上声

慶入声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倭改也。夷。踽踽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踽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之。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司書泰誓上

卷四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

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

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

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

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交勢正與此同百

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

離寡助之至力且

不同况德與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

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

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

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

之罰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

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長上声

祇音脂

禘意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煩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受命文考。卽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交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率其伐功。而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未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

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爲善。

惟日不足。

凶人爲不善。

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惟日。

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

之事。播。放也。黎。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

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

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酌

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朕

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

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厥

夢。協朕上。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

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前三句

重平

召音邵
天於縣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上。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南官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

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天視自我民視

情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稟音原
勗音旭

往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

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已於水

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

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

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已

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

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世易。勉也。天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卽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非一之謂下文自
絕結怨之實也。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斲側略反。痛音鋪。斲斲也。孔氏曰。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更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姐當寫

反

周書泰誓下

卷四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
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
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
意污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
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
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
命已絕。人心已去。
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
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
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
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

反被皮爲

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驗。
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
衆土而殄絕殲滅汝之世。雖也。迪。蹈。登。成也。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土其庶幾蹈行果
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
綬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
肆諸市朝。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
月照

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
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
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
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師之未歎息而言之。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受泰誓下

卷四